

少年俞林

秦文君 著

秦文君 自选精品集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秦文君 自选精品集

少年俞林

秦文君 著

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沈阳

© 秦文君 2017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少年俞林 / 秦文君著. — 沈阳: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7.8

(秦文君自选精品集)

ISBN 978-7-5315-7245-9

I. ①少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26721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张国际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 110003

发行部电话: 024-23284265 23284261 总编室电话: 024-23284269

E-mail: lnsecbs@163.com

<http://www.lnse.com>

承印厂: 辽宁一诺广告印务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苏 萍

责任校对: 段胜雪

封面设计: 李 钊

版式设计: 李 钊

插图绘制: 小小EE

责任印制: 吕国刚

幅面尺寸: 155 mm × 210mm

印 张: 5.5

字数: 119千字

印 数: 1~30000

出版时间: 201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315-7245-9
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秦文君

- 受小读者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
-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
-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
- 上海少儿读物促进会理事长
- 中日儿童文学美术交流协会会长



作者简介

秦文君，受小读者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，也是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出类拔萃的作家，她的艺术创造，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开创一个以儿童为本位的新时代。秦文君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，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上海少儿读物促进会理事长，中日儿童文学美术交流协会会长。

秦文君 1981 年发表处女作，著有《男生贾里全传》、《女生贾梅全传》、《调皮的日子》、《16 岁少女》、“小香咕系列”等长篇小说。1996 年获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特别奖，“贾里贾梅大系”等作品先后获“共和国五十年优秀长篇小说”称号，获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，全国儿童文学奖，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其他作品分别获宋庆龄儿童文学优秀小说奖、冰心儿童图书奖、中国图书奖、中国政府出版奖、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、台湾杨唤儿童文学奖、台湾九歌文学奖等 70 多个奖项。作品 10 余次被改编为电视剧、电影播映，并获得电视剧飞天奖和电影华表奖。不少作品被译为英文版、日文版、荷兰文版、韩文版等发行海外。

近年来，秦文君的《红书包》《一诺千金》《伟人细胞》《表哥驾到》《爱心》《选举风波》等 20 多篇散文，被选入新加坡、中国香港、澳门、上海、北京、江苏、山东等国家和地区的语文教材。

可爱的文学路

秦文君

我爱做梦，从小就是，做很多奇异的梦，有些梦恐怖，比如被妖怪追赶，比如在悬崖边跳舞，比如自己变成了女巫，也做过人变为调皮的猴子的梦。做梦是一个神秘的符号，像在暗示一个人的敏感。

我最早读的书，与那些梦，与文学和想象、冒险有关系。

那时我和父母住在上海南昌路一幢老房子里，房子造了像有100年了，古典，气派，客堂方方正正，能开舞会，那年代没人有闲情，客堂最终成了厨房，但在小孩的眼里还是那么宽阔。我家住一楼的正房，前一轮居住者是上海滩大亨的姨太太，她手头有大量的黄金和珠宝，后来时事变幻，一夜之间她神秘出逃，来不及带走的财宝不知道去了哪里，据说就隐藏在老房子的某一处。

真的有小偷上门来过，东翻西找的，我家的长条木地板被他撬开几处，不知道有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宝藏。这虚无的宝藏我至今没有见过，但是童年的心很微妙，这些有关宝藏的说法，令我遐想，做了无数个找宝的梦。后来父亲专门买了不少找宝的故事书送我，成了我的启蒙读物，日后才慢慢有了日积月累的阅读延伸。

我刚开始读书的时候，也惹出麻烦，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把家里布置成书里描写的城堡，或是公主生活的宫殿。对了，我还打算把住房变成水晶宫，往地上倒了很多水，记得当时水还漏了

下去，流到了邻居家，成了“水晶宫”。

小学三年级起，每次听老师朗读文学作品，我都特别专注，大概老师能从学生的眼神里看出感动和共鸣来，就把一张卢湾区少年图书馆的借书卡给我用。借书卡一次只能借一本书，我一般是走出图书馆就开始看，有的比较薄的书还没走到家就读完了，于是转身又回去借。就这样，我读了《苦儿流浪记》《洋葱头历险记》——小学阶段我读了包括《一千零一夜》等100多本书，记忆较深的有上海作家胡万春写旧上海的小说《过年》和《骨肉》，等等。

我同学的父母是开明书店的资深编辑，她家有很多外面找不到的“禁书”，全是20世纪30年代的老版本，竖排，繁体字，插图精美。我向她借了好多书来读，安徒生作品插图本、《红楼梦》、马克·吐温的作品，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《汤姆·费恩历险记》对我后来创作《男生贾里》《女生贾梅》影响很大。

阅读对一个人的心灵成长的作用是点点滴滴、潜移默化的，阅读最重要的是要走心，要保持安静，静能生慧。一本小小的文学书，不仅仅是有趣，其实是有力量的，其中一些美好的故事，便于小读者领悟和理解生活。文学里有静和美，有安详而伟大的心。只要开始走心阅读，人生就开始了积累，开始了层层递进，开始了头脑和心灵的不断升级。就这样，慢慢地，我成了一个儿童文学作家，写作了70多种书，获奖60多次。这套秦文君自选集，即是选的我自己比较有感觉，或者留下深长记忆的作品，故事里不可避免地有我对童年和成长的洞悉，以及深深的眷恋。



第一章

俞林离开奶奶，来方圆县城上学，一半是为自己的前程，一半为安慰母亲。

母亲外貌美丽绝伦，却郁郁寡欢，不愿抛头露面。生下俞林之后，患有忧郁症，一直没有缓过来，她变得如天边湖水般的寂静，常常接连几天不开口说一句话，犹犹疑疑的。她躲在家里，埋着头描万紫千红的花蕊，绣娇嫩的粉蝶。

她那些花红柳绿的绣品就挂在外婆开的叫“长生”的小店里寄售。

母亲是外婆的独生女，以前随外婆住在离县城不远的乡下，眼看方圆县城一年比一年繁华，附近一带的农村人心活了，种不出好庄稼。外婆趁着方圆县扩建，上交了土地，搬到县城居住。

俞林的父亲一心想发家致富，他承包过鱼塘，养过蚂蚁，但一事无成，后来他一狠心，只身去了更远的上海谋生。

俞林的外婆积攒下俞林父亲寄回来的钱，慢慢盘下一家小杂货店，卖的是活着的人都用得着的日用品，还有绮丽的绣品。雇了一个远房亲戚家的女孩看店，小店经营得有声有

色，能养活一家人，也像家里的囤货仓库，炒菜要用的花生油，来了客人要用的酒水，都可以直接从店里拿走。

比起强势精明的外婆，俞林更喜欢淳朴的住在乡下的奶奶，外婆看在眼里，要争夺外孙的心，让俞林改口叫奶奶“乡下奶奶”，叫自己“城里奶奶”。

俞林在县城最好的方圆中学读书，平时住校，可到了节假日就难了。因为要在城里奶奶家和乡下奶奶家匀着住，经常身不由己。

俞林的生日就本周五。

城里奶奶和乡下奶奶都想给俞林过生日，特别是城里奶奶，不由分说地忙开了，她和乡下奶奶之间暗自较劲，一天也没有停止过。

周五放学，俞林站在校门口，内心纠结，左右为难，拿不定主意该往哪边走。他有着父亲的自由天性和母亲的敏感细腻，心里想去乡下奶奶那边，但想到了强悍的城里奶奶，眉宇间不自觉地带了些淡淡的忧伤。

秋冬交至，才午后五点来钟，还不该轮上天黑，日光仿佛就被起伏的小蒙山遮挡了，换不住似的褪下灿烂，沉沉的天幕中散起了零星的雪花，像凝结起的细碎晶体，丝丝拉拉的，轻巧得跟丝絮一般，它们像北方鲁南大地上干燥的尘埃，游魂一样游移，散开了又被吹聚，聚拢了终又散开，就是不愿落定。

“俞林，俞林。”有人叫着，“停一停！”

俞林知道是谁在嚷嚷，假装听不见，气得那人狠狠地说



了一句：“俞老头儿，你不停一停！”

听她熟悉的赌气话，俞林愉快地笑一笑。

是教他们语文的罗桂花老师，大家都叫她“桂花姐”，俞林不好意思那么叫。

按辈分，他还得叫人家一声“表姨”，两家是亲戚，小时候的她有点儿刁蛮，在他面前耍蛮横，也被他气哭过。自从当了老师后，她不一样了，小脾气藏起来很多。

罗桂花老师含笑地看着俞林，她娇小玲珑，胸前挂着一个锃亮的手机，“乡下奶奶”把它叫作“会说话的匣子”。俞林长得高，她相对而立，视线得下移几寸，他偷偷在目测她的高度，只齐到自己的鼻尖。

她的耳垂，呈现出淡淡的粉红色，布着细细的血管，还和小姑娘的时候一样，她开口说话时脑袋一点一顿。接着，她在手机上按了个号码，摘下来交给他。

是城里奶奶的声音，她通过“会说话的匣子”传递“圣旨”，说：“俞林，我备了一桌生日大席等着你，记下了？下课哪也别去，麻利地回家。”

俞林胡乱应着，心里暗暗抗拒。

他思念乡下奶奶，她的身影装了他满脑子，乡下奶奶从不强求他，只会默默地盼他、等他，像一个好心的仙姑，永远能体察他的心意，给他安慰。她的慈爱，她身上暖暖的气息，她辛劳扑腾农活时的举止，令他迷恋，他是她一手抚养大的。

他的脑海在游移，仿佛见着了乡下奶奶，她给他蒸松松软软的、有点儿粘牙的蜜枣蜂蜜糕。

“你母亲还留长波浪吗？”罗桂花老师艳羡地问。

“啥叫长波浪？”

“就是大卷的烫发，像大海里的后浪推着前浪。故意问的吧，俞老头儿！”罗桂花老师说。

俞林模糊地应着，左右环视看有没有外人在听，他想起罗桂花以前就爱饶舌打听他母亲的事，他不说话，她便恨恨地叫他“俞老头儿”。现在两个人的关系悬殊了，她还这么问。

俞林设法把话引开，闭口不提母亲，她的美令他心中隐隐作痛，母亲的意识走向混沌，但笑容却像少女般无邪，她根本不像小地方出来的女子，倒像是住深宫大院的人。

该往哪儿去呢？往左手走能奔县城的东边，去赴城里奶奶的大席，见到为躲避寂寞而飞针走线的母亲。往右手拐弯就能搭乘小摩托去榆林村看望奶奶。两边都有他牵挂的人，仿佛有两双柔软温暖的手伸向他，等他握住。俞林想着母亲和奶奶的面容，心灵中分泌出一种亲情，他疼她们疼得不知所措，恨不得张开臂膀拢住她们，敞开胸脯护住她们。

“谁会占卜呢？”俞林有点儿心烦意乱，“最好给我一句神咒，让我知道她俩此刻谁更需要我……”

罗桂花老师说：“你在说啥？”

这时，一个人把热乎乎的嘴贴过来，嚷道：“俞林，俞林哥！”

俞林用眼睛横横对方，说：“又要利用我了吧？”

是赵留汉，他嘴里出来的话像加了蜜糖，“俞林哥，好兄弟！是神仙派你来的，你是我的救星哟。桂花姐，你开一



门新的课，教俞林哥对人都好一点儿，别一口气吞了我。”

“说的是呢！”罗桂花开心地说，“俞林酷过头了。”

“我不吞你。”俞林说赵留汉，“你脚丫子的味大，洗七七四十九天也恶心。有话快说，不要磨嘴皮子。”

赵留汉不吱声，眼睛瞪得溜圆，瞟着罗桂花，罗桂花起初没意识到，饶有兴致地等候，赵留汉只好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桂花姐，麻烦……您……挪动……位置？”

“你会有什么好话呢，我可不感兴趣。”罗桂花讪讪地走了。

“俞林哥，你是我的贵人哪，我一有难事，你就及时现身。”留汉一拍大腿，挤眉弄眼地耍嘴皮，“这真是天公降瑞雪，好事屁颠来。”

“你的好话说多了，不值钱。”俞林说。

赵留汉吃吃地笑，他瘦瘦的，身上没有一点儿多余的赘肉，头发又短又硬，鼻梁两边有几滴鸟屎似的雀斑，眼睛圆而亮，溜溜地打转。

赵留汉佩服俞林天生的酷而仗义，佩服他学习出众有才，羡慕他有女生缘，敬佩多得快要溢出来，总之对俞林“甘拜下风”。

“俞林哥，是我们班的老大，我赵留汉是老二。不过……有些事，我要……抢先了。”

“快说，再不说，让它烂在你肚里当屎块。”

赵留汉这才说：“求俞林哥帮忙……去一趟宴香府吧！”

俞林暗暗吃惊，那是县城里最豪华的饭店，菜肴和酒水

贵，饭店的传闻有离奇色彩。据说菜配得怪着呢，有蛇的背梁，鸟儿舌头上的唾沫，最古怪的是有一道菜，汤汤水水里煮着，厨子抓了一把女人的头发搁里面，那道菜叫“发财羹”，卖几十元。

俞林揶揄地说：“你想喝稀奇古怪的头发汤？”

“宴香府没那么邪门，那是发菜汤，看着像头发。”赵留汉低下头咽了口唾沫，“俞林哥，好兄弟，替我送个小玩意儿。”

俞林说：“说明白点儿。”

赵留汉脸变得像烧鸡一样红，支吾着说：“小青青，她今天过生日，礼物，都备好了，可她，她今儿没来上学。”

“是叶青青？”俞林惊讶了，“你们俩……怎么了？”

赵留汉说：“没什么，俞林哥，不要传出去，小心被误会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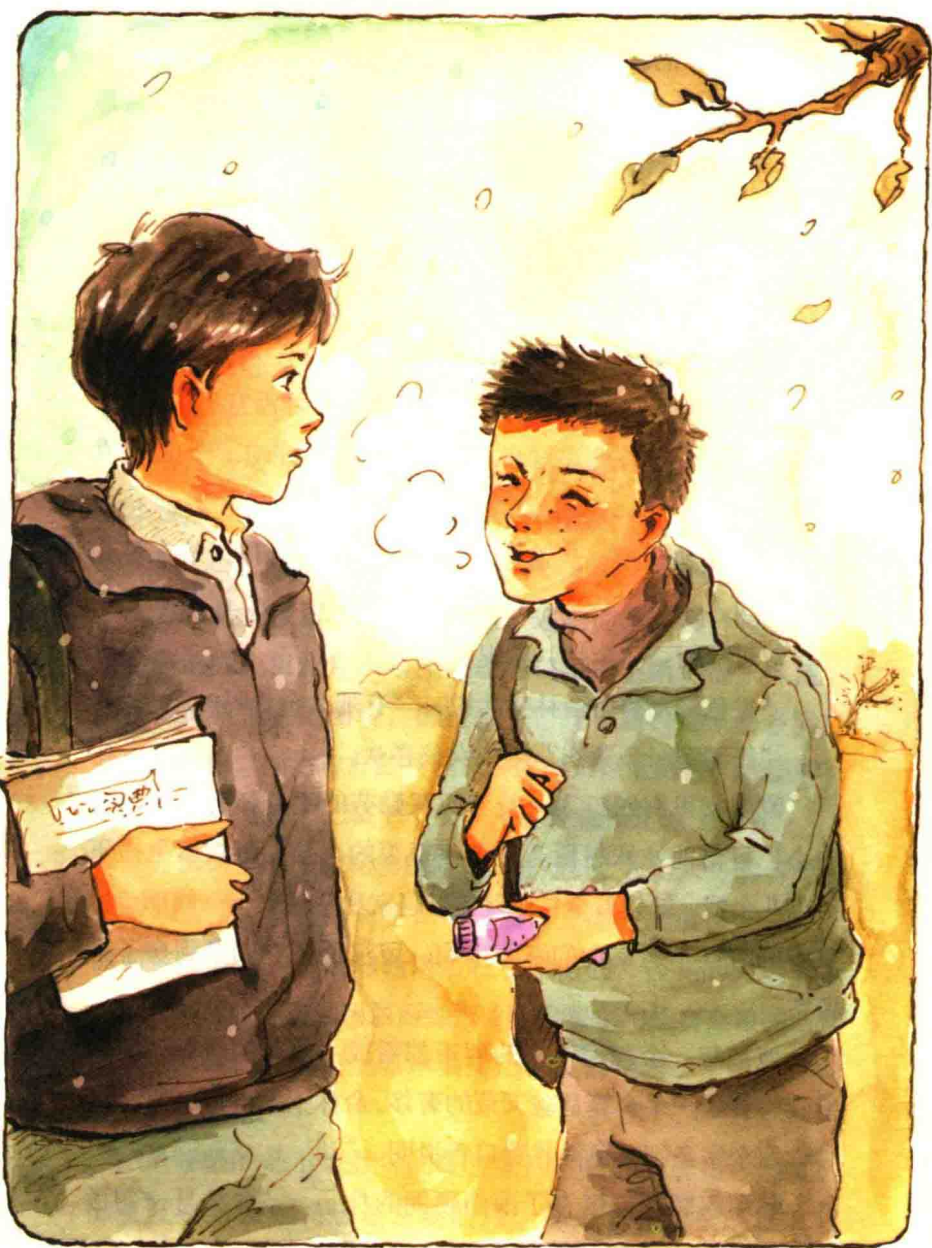
俞林悟出一点儿门道，他耳边不断有风言风语，赵留汉叫叶青青是“小青青”，说他们是青梅竹马。

“找个女生去送，”俞林说，“要不你自己去送，我和她不熟。”

“女生爱传话。”赵留汉说，“我答应小青青今天送礼物，拖到明天，她会怎么想？求你啦，求你啦！”

俞林说，“她也许不想要你的礼物。”

“女生会请那种假。”赵留汉暧昧地说，“别装了，我不信你没注意过，每个月有几天不上体育课，也有人把椅子弄脏了。”



“你小子的眼睛真够毒的。”

赵留汉恳求说，自己原想亲自去送，可一分钟前，马哥打来电话，有紧急的差使叫他相帮，马哥开口，刀山火海也得去。

俞林听说过马哥，是当地一个有头有脸的小老板，经常给赵留汉打电话，派他跑跑腿，给的酬金从不赊。赵留汉把他当恩人，说要介绍俞林认识呢。

“拿来吧。”俞林说，“就你的事多，好没意思哦。”

赵留汉羞答答地递过来一罐软体牙膏似的東西，说是女孩子用的护手膏。

俞林使劲一捏，从盖子里挤弄出稠稠的膏体，放在鼻孔前闻一闻。

留汉猛叫：“俞林，别捏。”

“重色轻友。”俞林嘀咕说，“有那么金贵吗？”

“好闻吧……薰衣草香味女孩喜欢。”

留汉家里有四口人，长着四双勤劳的手，怀有四颗热情的心，可惜他妹妹赵留芳是个病歪歪的小孩，每次家里攒下一点儿余钱，就领着她往医院跑。赵家现在只剩下一间平房，下雨的时候不想家禽们淋雨生病，留汉便把它们带到房子里留宿。

他把每一个积攒下来的硬币都看成“留芳的救命钱”，给叶青青买护手膏算是破天荒的奢侈。俞林不忍再折磨他，说：“你写个字条吧，免得我费口舌说明。”

赵留汉骄傲地挺直了薄而硬朗的身子，“俞林哥一句话



也不必说，小青青会懂的。”

“都那么默契了？”俞林说，“我怎不知道？”

留汉的表情有点儿臭美，说“她常在宴香府帮厨，我想让她把手护得好好的。”

俞林窃笑，原以为留汉嘴甜，贪吃，简简单单一根肠子，谁知在“那方面”十分了得，都用这口吻说话了。

宴香府在县城的东头，从学校步行着去二十来分钟，俞林不再推辞。

方圆县城原来像赶集的小镇，只有两三家喝羊肉杂碎汤的小饭店，十多年前开发，一年一年扩建，征用了周边村庄的土地，又连上高速公路。失地的农民和他们的子女纷纷转来。

方圆县城最繁华的是方圆街，这条街既不圆，也不方，还是斜的呢，但像冒出暗流涌动的口子，不断地涌来人流，陌生人成百上千地出现，搭建房子，开小店，捎来各乡光怪陆离的风俗。如今的方圆县城，活像一只巨大的筐，古怪的、时髦的都往里装，已装下不少了，还可着劲儿地往里装。

方圆街上的小店密密匝匝，见缝插针。将要入冬的傍晚，空空的店堂，寂寞的店主，都带着几分凄凉。很快，一家羊肉面店拧亮灯，一边的西饼店壮了胆似的，锃亮的大玻璃橱窗也上灯了，洋店名叫丽丽缇娜。紧挨着它的是卖杂粮的店，店名叫“武四娘”，上着木头排门，土得快要掉渣，店门前养着一头小羊。

最耀眼的是市口最好的那三家店，店的招牌用一圈耀眼的霓虹彩灯围起，压过左右的店。那是俞林班里的富二代

边有才家的产业。“边记”招牌的三家店蹊跷，一家是卖新生儿用品的，有可爱的小围兜、小帽子，还有方圆县城的特色业务——给婴儿取名，广告牌上写着：一靠好运，二靠好命，三靠取好名。

第二家卖教辅读物，橱窗里的广告：想让孩子做体面的城里人，边家招手您前进。

还有一家殡葬店，摆着给死人穿的面料亮晶晶的衣裤，还热销一种唢呐独奏的录音带，叫“我是一个舞女”，这节奏能给死去的人无尽的安慰吗？

俞林哑然失笑：够邪门的，人一出生，先图名分，再死命考试，最后躺倒听“我是一个舞女”？

沿着“边记”走100多米，是宴香府，它摩登而阔气，占四个大开间，散发出一种奢华的气息，门楼修成牌楼式样，店门口悬着的灯具全是照着宫灯的模样设置，披金戴银的彩灯把饭店的外墙镶成一条一条的彩柱，非常耀眼。

修得像皇宫似的门忽然开了，四个小伙计把一个醉鬼放在门板上扛着送出来，醉鬼嘴里叫唤：“叶玫芳，你不害羞哇……”

“闭嘴，老傻瓜！”

叶青青冲出来，像一头小狮子，蓬着发，虎着脸，把手往腰间一插，说：“老傻瓜，再胡诌，把你放在大街中间，让汽车轧！”

四个小伙计耸着肩窃笑着照办，把醉汉拨弄在大街中间，他四仰八叉地在方圆街上躺成一个“大”字。